

第一章 下定決心去學廚藝

孟溪看著鏡子裡的自己出神。

她以為馬車摔下山的那瞬間，她心裡所有的怨，所有的後悔，所有的不甘都將歸於塵土，只剩下無盡的安寧，結果……

孟溪摸摸自己的臉，瞬間笑了起來，真好啊，她活了！她再不是那個病懨懨，躺在床上枯槁得宛如死人般的孟溪，她朝氣蓬勃、神采飛揚，正是最健康的時候。她放下鏡子就要跑出去，卻聽到大伯的聲音，「人人都說阿溪是當廚子的料，她偏偏不肯……娘，妳說怎麼辦吧，我們供不起阿深念書了，他一個人花的錢抵得上我們一家子，就算考上舉人又有什麼用？」說的是她的義兄孟深。

孟深是孟溪的父親在林子裡發現的，當年不只胳膊被燒傷，人也神志不清，父親心善，不肯見死不救，將他背回家中，孟深醒來後不記得身世，就被當做孟家的孩子養了。

他雖然性子古怪，念書卻一流，連鎮上的孩子都不如，可惜父親過世後，孟家的人不再願意供他念書。

前世也同樣在這時候，大伯提出建議，讓孟溪去學廚藝掙錢，然而孟溪實在不喜歡做廚子，廚子不能打扮不說，還得整日與油煙為伴，她可珍惜自己的臉了。

孟溪一直覺得她是整個鹽鎮最好看的姑娘，憑這容貌必定能嫁入富貴人家，所以大伯說學廚藝，她一口就拒絕了，哪怕她有天賦也不肯。

她有一雙如秤一樣的手，凡是她往菜裡放的鹽、糖、醬，沒有一次是有誤差的。這種天賦在幼時就被孟家人發現了，後來他們每次做菜，就會逗孟溪，說：「阿溪，快來放鹽。」她真的每一次都放得恰恰好。

但父親母親尚在時，疼愛她，不太讓她做廚房的活，而今卻不一樣了，誰會白白養著她跟義兄呢？

所以前世，孟溪就想著嫁人，她看上了鹽鎮的知縣林時遠。

林時遠是書香門第出身，雖然林老爺是做大官的，卻不縱容兒子，反而將兒子弄到京都轄下的鹽鎮歷練。

年輕知縣長得俊俏，唇紅齒白，孟溪一見傾心，而小姑娘粉面桃腮、楚楚動人，也讓林時遠念念不忘。那時候孟溪以為自己一生終有所托，直到林老爺出現在鹽鎮……

結果可想而知，林老爺雷厲風行，很快就把林時遠調離鹽鎮，還給林時遠定了一門好親事。

孟溪聽說那姑娘不是一般的大家閨秀，而是勳貴之女。

她不甘心，尋到京都，可就算見到了林時遠也枉然，他讓她忘了他，甚至當著她的面落下了淚。

而他囂張的未婚妻跟蹤而至，鄙夷地道：「妳這樣的身分也配？」

孟溪就此病了，她分不清是因為林時遠的負心，還是因為被羞辱才一病不起。

她病得很厲害，而孟家也沒有多餘的錢給她治病，倒是她的義兄孟深一直對她不離不棄，有一天，孟深也不知從何處弄來銀子，說要帶她去京都看病，說一定能

將她的病治好。

那天雷雨交加，孟溪被他抱上了馬車。

印象裡，那馬車很是豪華，她躺在上面，聞到了很清香的味道。

她的神志已經不太清楚了，她懷疑自己出現了幻覺，義兄怎麼雇得起這樣的馬車，而且他的衣著似乎也很華貴……

迷迷糊糊中，她聽到義兄說了什麼，可她並沒有聽清楚，然後車廂忽地有一陣劇烈的顛簸，隨即傳來車夫的喊叫聲，她知道出事了……

馬車墜入山谷時，義兄抓住了她的手，那雙手是如此溫暖，她心想，原來古怪的義兄是這麼疼愛她，可惜被她連累，竟葬身於此。

思及此，孟溪推開房門叫道：「大伯，我願意去學廚藝！」

孟溪的大伯嚇一跳，愣愣地道：「……好，好。」

孟老太太也驚住了，「阿溪……」

「祖母，哥哥在何處？」孟溪卻問。

「阿深？應該是在屋裡看書吧。」

義兄人懶，就喜歡看書，十一歲的時候考上了秀才，給孟家狠狠掙了一回臉面，那時候全家都供著他，希望義兄能再接再厲，考上貢士、考上狀元，當上大官，這樣孟家的人也能跟著過好日子。

結果義兄考不上貢士、當不了官，也不想幹活，漸漸的，孟家人就有些失望，加上義兄心高氣傲，嘴不饒人，父親死後，誰還願意出這個錢？就是她，心裡都不喜歡義兄。

可就在她病了的時候，義兄竟然願意帶她去京都治病……

孟溪跑到義兄住的地方趴在窗口看了看，見他垂著頭盯著書一動也不動的，她又飛快地跑去廚房。

前世她沒有給義兄做過飯，就怕弄花她的臉、弄傷她的手，這次，她不怕了。

孟溪去前面的小菜圃拔了些韭菜，去雞窩裡掏了個雞蛋，又蹲下來燒火。

孟老太太聽到動靜過來瞧，「阿溪，妳在做什麼？」

「給哥哥做餅吃！」

韭餅是母親擅長的，母親比父親去得還早，但孟溪記得這個味道。

她飛快的洗韭菜，切碎後加鹽、加醬，然後和麵揉麵，再挖些家裡剩下的豬脂，摻入砂仁、花椒。

孟老太太看得目瞪口呆。

孟溪很快就將韭餅做了出來，放入鍋內烙熟，不一會兒香味撲鼻，孟溪給祖母盛了一個，然後就端去義兄的房中。

門咯吱一聲被推開，孟深抬頭，發現是孟溪進來了。

小姑娘現在才十四歲，鵝蛋臉、細長的眉，一雙眼睛顧盼生姿，好像帶著鉤子，而此時對他笑得分外的甜，甜的滲人。

孟深眼睛瞇了瞇，「妳來作甚？」

「怕哥哥肚子餓，影響看書，」孟溪輕手輕腳進來，把韭餅擱在書案上，「趁熱

吃吧。」

影響看書？孟深差點笑了，孟溪知道他是誰嗎？他是宣寧侯，他真名叫秦紹，前世要不是孟溪，他本來都恢復記憶，要搬入宣寧侯府了，就因為她病了，他不得不把孟溪從鹽鎮帶去京都，因為義父臨死前曾拜託他照看好孟溪。

可惜這小姑娘貪慕虛名，看上林時遠，非要嫁他，反倒把自己給耽誤了，看她一副病入膏肓的樣子，孟深原是不想理會，奈何欠了義父人情，想著不如一次還清，這樣他與孟家就再沒有任何糾葛，誰想得到……

孟深看著孟溪，心道：這簡直是個掃把星，因為她，他英年早逝！

如果那日不救她，他早就在宣寧侯府享福了，他有侯爺的爵位，有數之不盡的家財，他願意的話，還可以入朝為官，有權力在手，然而就在那一天，一切都失去了！

孟深嫌棄地看了韭餅一眼，一個餅就能彌補嗎？

義兄長得其實不賴，但他身上有種邪氣，總叫人感到不那麼舒服，比如他的眼睛很狹長，眼尾翹起來，看著人的時候總有高高在上的意味，而一旦他笑了，那笑容就透出幾分涼薄，似乎是一種嘲笑。

孟溪幼時就不喜歡他，不知道父親為何要救下這個孩子，把家裡的錢都花在他身上。

後來考上秀才了，孟溪就覺得，義兄還是有優點的，因為家裡但凡來客人，都會對義兄稱讚有加，說鹽鎮難得有這麼小就考上秀才的。

但是義兄越長越大之後，懶病也越來越明顯，有時候她還知道幫著家裡收拾東西，義兄卻從來不動手，大伯看不過眼，他就說「我是做那種事的人嗎」。

言下之意，他是非富即貴的命。

可惜義兄的家人一直都沒有出現，孟溪心想，她才不會做廚子去供義兄念書呢，她只會去改變她自己的命，但她想錯了……

孟溪聲音格外的溫柔，「哥哥，再不吃，這餅就要冷了。」

冷了就冷了啊，孟深心想，他明天就離開孟家去京都，他要去做他的宣寧侯，誰稀罕吃這個餅！

孟溪看他神色不善，有一瞬間差點沒有耐心，可想到義兄為幫她而喪命，輕歎了口氣，將韭餅端起來，夾起一塊放在孟深嘴邊，「哥哥，你吃一口嘛，我專門給你做的，你吃一口好不好？」

聲音嬌滴滴的，孟深起了一身雞皮疙瘩，心道：孟溪今日莫非吃錯藥不成，她為什麼要給他做餅？

「妳……」他盯著她看，「有何意圖？」

往前自己與他頗是疏離，難怪他起疑，孟溪靈機一動，道：「哥哥，我昨日夢到爹爹了，爹爹問起哥哥可吃好穿好，我才驚覺我一直對哥哥不夠關心。」

呵……良心發現嗎？

不過提到孟父，孟深終究硬不下心腸，當年要不是他，自己不能活到現在，這家裡，也只有孟父對他是真心。

孟深張開口，將韭餅吃了下去，誰料這一嘗便有些停不下來，明明只放了韭菜雞蛋的餅竟有種說不出的美味，入口酥脆，嚥下去後唇舌間香、鹹、麻，韻味悠長。他瞅瞅這餅，傲慢地道：「再餵一口。」

孟溪欠他的，餵一整個餅都應該！

他似乎覺得很好吃，孟溪心裡歡喜，看來自己做廚子真的有天賦，這樣的話，她一定能學好，將來有個安身立命的本事，她就可以養活自己……不，她還可以供義兄繼續念書！

「哥哥，明日我再燒別的給你吃。」她笑著道。

孟深眉梢微揚，心道：明日……他明日就要走了，以後與她再不相見。

聽說孟溪願意學廚藝，她大伯的女兒孟竹，也就是她的姊姊，十分擔心。

「阿溪，那可不是什麼輕鬆的事，我看還是算了吧！」兩個人坐在一條長凳上，她摟著孟溪的肩，「阿溪妳是做官夫人的命啊，妳看劉家的杏兒，她就嫁給縣丞了，她什麼樣？連妳一半都比不上！」

前世孟竹也這麼說，她萬分贊同，但經歷過林時遠的事，她發覺要做官夫人很難，家世這個門檻，不是想越就能越過的。

「姊姊，劉杏兒的爹好歹是開米鋪的，家裡不缺錢，我們家呢？妳真以為我的臉有這麼矜貴？」

「就是矜貴！」孟竹作夢都想長成孟溪那樣，摸著她的臉愛不釋手，「哪一處都好看，我百看不厭。」

「行了。」孟溪躲開她的手，「幫我想想燒什麼菜吧，過陣子要去拜師學藝，總得有個拿手的。」

「妳拿手的不就是撒鹽嗎？擗一下，能把梁師父驚得目瞪口呆。」

孟溪頓時無語，半晌道：「光是調味怎麼行。」

孟竹想一想，「要不做個肉片炒黃花菜？」

窮人家吃點肉就覺得這菜好的不得了，但要去拜師恐怕不行。孟溪道：「得精緻些。」

「那就是我們吃不起的了！」孟竹靈光一閃，推了推她，「還記得那個如意卷不？」前幾年，姊妹倆在上元節看到的，大冬天有個小販支了油鍋，把一個個做好的如意卷放裡面炸，光是聽聲音都覺得暖，別提混雜的各色香味了，可惜兩人兜裡沒錢，愣愣地看了半天走了。

「那可漂亮吧？我饑到現在！」孟竹舔嘴唇。

「就做這個吧，」孟溪拍定了，「不用肉餡，咱們家也做得起。」

兩個小姑娘挨一起竊竊私語，孟溪的大伯母王氏看到了，與丈夫道——

「阿溪怎地就答應學廚藝了？這孩子之前不是還發脾氣，砸了茶杯嗎？」

「我也不知……」孟方慶當時就嚇了一跳。

「唉，她哪裡該去學廚藝，她該嫁人，指不定聘禮多得能擺滿院子呢。」

「別胡說！」孟方慶皺眉，「她的婚事輪不到我們做主，我們也不要提，嫁得好就罷了，嫁得不好，還不是妳跟我來擔著？只要阿深不要我們供著就行……我們也供不起，兒子馬上要娶妻，聘禮錢還沒湊夠呢。」

想到這事，王氏頓時就沒閒功夫操孟溪的心了。

鹽鎮有個遠近聞名的廚師，名叫梁達，他自個兒開飯館，生意火爆，最近年紀老邁退了下來，改收徒弟，每年收三個，不只不要束脩，每月還給予豐厚的工錢，唯一的要求就是出師前，每位徒弟必得留下六道自創的菜式。

為何？因梁達要譜寫一部流傳百世的美食集。

如此好事，想求學的人如過江之鯽，這就讓梁達的要求一再提高，為了擠進前三，孟溪馬上捲袖子練習。

如意卷顧名思義，形如意，乃乾豆腐皮做成，裡面裹上各種餡，捲成筆管大小，三捲合成再用一張大豆腐皮裹之，入油煎炸，冷卻後，撈出切成小段。

孟奇砍完柴已是天黑，一回來便聞到豆腐皮的香味，只當是家裡留給他的晚飯，結果卻見孟溪在灶臺邊忙乎，他十分驚訝，「阿溪，怎麼是妳？」

「正好，大哥，你來嘗嘗。」孟溪把新做好的如意卷端給他，「我馬上要去學廚藝。」

孟奇一聽，差點沒把碗摔了，他這妹妹可不像自己的親妹妹，孟溪與他們去集市，不曉得有多少雙眼睛盯著看，這是該藏起來好好疼的人兒，怎麼就去學廚藝了？

孟奇想一想，明白了一家裡缺錢！

他面上生出幾分愧疚，「阿溪……」

孟溪擺擺手，不看他這副樣子，算起來，大伯一家沒虧欠她，大伯、大伯母除了要養一子一女外還要供養祖母，熊怎麼辦呢？

「快吃吧，大哥！」

「是啊，吃吧，哥哥！」孟竹叫得更大聲，她完全沒想到孟溪竟然能真做出來，明明當年她也在旁邊看著，卻一點也不記得做法，可這回她總算如願了。

孟奇笑，咬了一口如意卷，隨之滿臉震驚。

「如何？」孟溪問。

「好！」孟奇環顧一眼，「應該讓阿深來評，我可說不出那些話，只能說好吃。」

太晚了，哥哥應該是看會兒書就要歇息的，她不想去打攬。

前世，她沒有去拜師，大伯也拿不出錢給義兄請夫子，後來義兄便沒再念書，不知整日做些什麼，她完全沒有在意，一心只在林時遠的身上，仔細回想，他似乎離開鹽鎮一陣子？

有日祖母詢問，阿深在何處？好幾日不見人影，她搖搖頭，滿腦子想的是，林時遠為何去了京都就杳無音訊？明明離得不遠，如若書信一封，不過兩日就到鹽鎮。他是不是真的屈從於他父親了？他是不是早已忘了她？

那時的她，一遍一遍如此想著。

耳邊傳來孟竹的聲音，「阿溪，妳用這道菜去拜師，一定會被梁師父看上！」

孟溪回過神，夾起品嘗，臉上微微露出笑容，嗯，不錯，她沒吃過，但這正是她

想像中的味道。

原來，曾經因囊中羞澀買不起的美食，她自己也是能做到的！孟溪瞬間有了一種滿足感。

而此時的孟深在睡覺，要他看書是不可能的。

在此之前，是因為失去記憶才想到去考秀才，走科舉，才不會淪落到去種田。他身嬌體貴，雖然當時不知自己的身世，可心裡就是有種篤定，他與孟家的人不一樣，甚至說，他與整個鹽鎮的人都不一樣，事實也證明確實如此。

孟深閉著眼睛想，明日他就要離開此地了，明日他該怎麼跟老太太道別，跟孟溪道別？

說出真相？這絕無可能，若孟家的人知道他是宣寧侯，只怕這輩子他都跟孟家脫不了關係。

孟深皺眉，要不還是悄悄的離開？反正義父已經去世，誰會在乎他？前世他為弄清自己的身世去了京都，整整一個月都不見他們報官，回來後倒是看到孟溪病了。他想跟她說：「活該，誰讓你指望林時遠。」但見她蔫兒吧唧的，懶得罵她。

孟深翻了個身，要不還是偷偷的走吧，今日早點睡，明日早點起。

第二章 孟溪的改變

翌日寅時。

太陽未出，天色漆黑，孟深從夢中醒來，額頭冒汗，彷彿是被夢裡的熊熊大火所炙烤。

這個夢他作過無數回，從前會害怕，是因為想不起發生了什麼，現在卻一清二楚。他掀開被子爬起來，洗漱後開始收拾行李，其實他也沒什麼東西，他來孟家時兩手空空，中間並未添置多少物件，值錢的更是一樣沒有。

孟深從櫃子裡翻出來一件老舊的衣服，這是他被義父帶回家，醒來後義父替他扯的，當時穿在身上大得很，差點拖到地上。

義父咧嘴一笑道：「嘿，能多穿兩年呢。」

那時他就知道孟家有多窮了。

孟深把衣服塞在包袱裡，往身上一背便推門出去，誰料門口竟站著個人，突然發聲——

「哥哥，你要去何處？」

孟深嚇出一身冷汗。

聽清楚聲音才發現是孟溪，他手撐在門板上，居高臨下地看著她，「這話該是我問你吧？說吧，想偷什麼東西，是不是那枝羊毫筆？」

那枝筆是考上秀才後考官送的，說他將來前途無量，想來這考官的眼光是極好的。孟溪聽了，那瞬間，她有調頭就走的衝動。

筆是不錯，她認識林時遠後，確實想過要買一枝一模一樣的送給他，當時卻被孟深各種挖苦。

嘴巴討厭死了！

孟溪咬咬牙，又嫣然一笑，其實義兄心裡是很關心她的，她不跟他計較。

「哥哥，我是見你這裡的油燈亮了，請你來吃早飯。」

孟深：「？」

「我做了如意卷、蓮子粥、雞蛋酥。」孟溪說著目光落在孟深的肩膀上，「你背了什麼？」

孟深面無表情的撒謊，「幾本書，我想帶去聽風亭那邊看，家裡有些熱。」

五月了，已近酷夏。

孟溪暗想，義兄可真勤奮呢，她邀請他，「哥哥吃完早飯再去吧。」

此時無法走，孟深只好跟著她過去。

桌上真放了她剛才說的那三樣東西，燭光下，模樣誘人。

孟深坐下來，極為懷疑，「真是妳做的？」孟溪實在不是一個喜歡下廚的人。

「是啊。」孟溪催著他道：「你嘗嘗，尤其是那個如意卷。」義兄的嘴巴很挑，剛剛來孟家時就能看得出來，但他從來不跟誰搶。

不管是肉是魚還是雞蛋，一端上桌，他們幾個孩子都是虎視眈眈的，唯獨義兄安靜的坐著，彷彿是在讓給他們吃，又彷彿是不屑，倒是父親會夾到他碗裡，他才慢慢吃一口。

孟溪盯著他，這樣的人表現出好吃，就一定好吃。

孟深卻沒耐心，暗道應付完孟溪還得趕路，便夾起一塊如意卷。

切開的如意卷從側面就能清楚地看到好幾個層次，最外面是被炸得金黃的豆腐皮，第二層是疊成品字形狀的三個捲，每個捲裡面都包裹著不同的餡，有紅色、綠色、淡黃色的，光是色澤就令人垂涎。

再吃進嘴裡，耳邊咯吱脆響，豆腐皮特有的味道迅速在口中蔓延，隨即夾雜了甜、酸、鹹三味，又有豆子香、薺菜香、糯米香，層層襲來，他眉眼不由自主地舒展。

「好吃嗎？」她問。

孟深道：「還行吧。」

那就是成了，孟溪自己也覺得不錯，跟孟深道：「我用這如意卷去拜師，說不定梁師父真的會收我呢。」

「梁師父？」誰啊？

孟深有疑問，但那疑問一閃而過就沒了，他吃完就要走人，管他是誰，想著，他又夾起一塊如意卷。

似乎看出他的疑惑，孟溪卻解釋給他聽，「梁師父是鎮上的名廚，我打算去拜師，要是梁師父收下我，我就有錢養哥哥了。以後哥哥再不用擔心，我會一直供著哥哥考上貢士……」

瘋了吧？竟然要養他？孟深差點嗆到。

他真不知孟溪打什麼鬼主意，前世義父在他身上花點錢，孟溪便萬分看不慣，現在她居然要養他？有意思！

孟溪本來就欠他一條命，養他也是應該的，不妨多留幾日，讓她還還這債。

如此想著，孟深夾起一塊如意卷，心道：等他滿意了，再走不遲。

吃完了，孟深才問起她學廚藝的事情，「怎麼突然有這個念頭？」

前世孟方慶曾建議她去，被孟溪拒絕了，然後就看上了林時遠，以為能嫁入林家。

後來呢？後來把他給害了，他這世要是再給她治病，他就不姓孟！

孟溪當然不能說真話，「哥哥，你可還記得那個考官說的，哥哥前途無量，我心想再怎麼樣也不能耽誤你念書……而且我前幾日作了一個夢，夢到哥哥通過會試了呢。」借此想鼓勵他。

原來如此，指望自己當官好給她做靠山，嫁入豪門世家是嗎？

孟深瞇眼一笑，「可謝謝妳了妹妹……妳好好努力，必然能拜師成功。」

孟溪點點頭，「嗯！」說著便過來收拾碗筷。

鼻尖有一陣香氣襲來，孟深忽地想到前世抱著她上馬車時，她身上並沒有這種香，只覺得她整個人輕飄飄的，好像枯萎的花朵，隨時會消散。

他眉心擰起，自作孽不可活。

晨光此時從天邊亮起，孟老太太也起床了，一進來就看到兩人在堂屋。

「阿溪、阿深，你們起這麼早？」

「祖母，哥哥是要去看書，」孟溪笑，「我是想提前給你們把早飯準備好！」

「乖孩子。」孟老太太高興極了，她感覺孟溪變得懂事了，不僅肯為家裡分擔，人也勤快許多，「不過別把自己累壞，妳大伯雖說讓你去學廚藝，學不成也沒事的，知道嗎？」

孟老太太心想，孟深到底不是孟家的孩子，豈能真的為他勉強自己的孫女兒呢？實在不行，只能讓孟深自謀生路，他廿九了，就算不能挑擔下地，憑他一手書法，賣賣字也行。

但想是這麼想，孟老太太卻沒有當面跟孟深提，這少年在孟家長大，身上卻有種矜貴氣，讓他去賣字，好似是天大的委屈。

要不，讓兒子去說？孟老太太暗自琢磨了起來。

如意卷，孟溪已經找到最好的做法，這日又開始練刀工，作為廚子必備的技藝，她必須要掌握。

廚房裡傳來一陣陣的剝聲，孟竹聽得心驚肉跳，在門口東張西望，等到孟溪停下手，她看到砧板上一堆的萐苣絲。

「妳又要做什麼了？」她跑上來詢問。

「吃了就知。」

孟溪把萐苣絲往大鍋裡一扔，只見一片綠色漂浮於尚在翻滾的白水中，好似細細的海草在海浪中起伏，過得片刻，她將萐苣絲撈起，放入涼水中擠乾擺於粗瓷碟，然後加調料。

有糖、有醋、有麻油，孟竹發現她完全都不猶豫，不像她娘燒飯時都得掂量一下，要麼是把糖灑掉一點，要麼是放了鹽還得再添加，孟溪動作行雲流水，一氣呵成。

「真厲害！」孟竹湊過來，「那些廚子看到，肯定羨慕死妳了。」那是天生的本

事啊。

「妳先嘗嘗。」孟溪把萐苣絲拌好了遞給她，「這天氣吃涼菜舒服。」

「嗯。」孟竹輕嗅，只覺麻油香味撲鼻，引人食慾，馬上就夾了一筷，入得口中，又酸又甜十分爽口，除了萐苣絲的清香外，還有種辛辣芳香與其融合，別有風味。孟竹細細品嘗，感慨道：「我娘怎麼就做得沒妳好吃呢？」

「少放了薑米，我也是忽然想到的，娘以前炒青菜便喜歡放……」孟溪說著心頭一動，雖然母親早就去世了，可母親做的東西她記憶深刻，也許她的天賦就是來自於母親呢。

「二嬸的手藝是很好。」孟竹聽爹娘也提起過，只怕孟溪觸景傷情，沒敢多說。她吃完將碗碟放下，拉著孟溪就往外走，「妳別成天待在廚房了。」

「那怎麼成？萬一拜師失敗妳替我掙錢啊？」孟溪皺眉，「再說，外面太陽這麼曬。」

「又不是去曬太陽，我帶妳去看一個人。」孟竹神神祕祕地道：「妳還不知道吧，前幾日鎮上來了新知縣呢！看過的人都說俊的不得了，而且是從京都來的，他剛剛上任那天，知府都送禮恭賀，知府那是多大的官，我爹說是四品，妳想想，那知縣的家在京都得有多顯赫。」

孟溪變了，可別的都沒變，姊姊還是跟前世一樣說了這一番話。她抬頭看看天，陽光刺眼，便往簷下的竹凳上一坐，「這有什麼好看的？」

「妳不好奇？」孟竹也坐下來，「最近鎮上的姑娘都往那裡跑，錦緞鋪的張蓉蓉為他還跟別的姑娘鬧上了，說什麼不回家照照鏡子。真好笑，她怎麼不看看她自己呢？要我說，我們鎮上也只有妳配得上。」

配得上嗎？孟溪想起那個姑娘指著她鼻子說的話，暗自苦笑，若真配得上，林時遠會讓她忘了他？到頭來，就送給她兩行眼淚。

這種美夢，她是不會再作了。

「姊姊，我對他一點都不好奇，我還要練刀工！」

「阿溪，妳就陪我去看嘛，真的很俊！」

「我不去……」

兩個小姑娘在廚房門口拉拉扯扯，孟深悄無聲息地站於牆根，他本是想讓孟溪給他做點如意卷、素油餅吃，反正她要養他嘛，一日三餐當然要照顧，結果就聽孟竹提起林時遠。

前世這事孟竹也脫不了干係，可惜她後來嫁得遠遠的，不在鹽鎮，沒看到孟溪的慘狀。

想著，孟深又側耳細聽。

「姊姊，再俊能俊到哪去？那些人以訛傳訛，妳就當真了。」孟溪堅決不去，什麼都沒有她學廚藝拜師重要！

孟竹有點生氣，「怎麼是以訛傳訛？都是見過了才說的，反正二哥跟他比，差了十萬八千里。」

孟深：「……」真是眼瞎。

孟溪現在也不這麼覺得了，雖然義兄的嘴巴討厭，但他心地是善良的，不然前世這種情況他自顧不暇，豈會去借錢替她治病？

她當然以為是借來的錢，畢竟孟深一直沒有找到家人，不去借，怎麼可能有錢？想到那輛奢華的馬車，孟溪心想，就算是看錯了，一般的馬車也得花不少錢，可惜還未到京都就……

「姊姊，那些人多半是昧著良心說話，我哥什麼樣子你不知嗎？鎮上可有誰比他生得好？」

牆根後的孟深嘴角一挑，孟溪的腦子不好眼睛卻不瞎，衝著這點他可以讓她少養一陣子。

啊？孟竹的眼睛瞪圓了，二哥這德性……

她才不承認孟深長得好，他就會欺負人，家裡事情都落在她哥身上，孟深好像個……對，他那樣子就好像是哪家的富貴公子，十指不沾陽春水，可他們孟家是富貴人家嗎？

呸！也就哥哥老實不跟他計較，不過他們大房是不會供他念書的，就是可憐妹妹了，還得去學廚藝。

「阿溪，你真的不去？」她問。

「嗯。」

孟竹跺跺腳，自己走了。

孟溪坐在凳子上，一動也不動的，過了半晌，她又重新走入廚房。

因為要練習刀功，她每日都從地裡摘許多萵苣、胡蘿蔔後，洗乾淨了放於灶臺。菜刀落下時，紅的綠的，一片片、一絲絲在刀鋒下綻放，如同花瓣一般，很快就堆疊如山。

她手腕上下用力，身影端凝不動，整個廚房就只迴響著同一種聲音，過了好一會兒她才停下，拿起一片萵苣看，只見它薄得透明，如同蟬翼，這才驚訝地發現她做到了。

剛才提到林時遠，她不能說心靜如水，只是那種情緒沒法訴說，便盡數傾瀉在這刀上……沒想到竟切得如此之好，她舉起這萵苣片對著窗外，覺得它美得好像寶石。

那瞬間，孟溪心裡的驚喜感無法言喻。

她忍不住笑起來，也許重新活了，她便是為做廚子維生呢。

孟溪又拿起一顆萵苣開始切，她需要更快，這樣的話，她一定能脫穎而出！

但可能是樂極生悲，她一不小心切到手指，頓時血流如注。

看來不能急於求成，得循序漸進，孟溪一邊反省，一邊尋找可以包紮的東西。

真是見鬼了！在外面一直觀察的孟深心想，她居然沒有跟孟竹去看林時遠，而是專心在這裡切東西，難道說在她心裡，他考上貢士比看一個知縣重要多了？

想到這，孟深挑眉，孟溪的腦子總算是有點用了，不過可惜了，他就算是侯爺也不會當她的靠山！

正想著，孟溪從裡面跑出來，與他打一照面，叫道：「哥哥，我的手傷了，你幫

我找些棉布來。」廚房裡找不到，用抹布又不乾淨。

孟深垂眸，看到血一滴滴從她指縫中落下，鮮豔的刺目，皺一皺眉，拿出帕子扯開她的手，包裹上去。

這帕子十分柔軟，乃是綺羅所裁，邊角繡著四君子紋，正是他時常帶在身上的。當年他被父親背回，錦袍髒亂，身上卻藏著這一方帕子，孟溪認了出來，不禁微微一愣，正想讓他別弄髒帕子，卻聽孟深淡淡道——

「就妳這專切手指的功夫，真的能拜成師父？」不成的話，她怎麼養他啊？

聞言，孟溪只覺得好想打人！

她把手縮回來，哼了聲道：「下回洗乾淨還你。」

「不必，扔了吧。」等他回京都了，這種手帕多得是。

孟溪訝然道：「你不要了？」這手帕可能是他找到家人唯一的線索。

「都多少年了，算了。」孟深擺擺手，「留在身邊，每日看著還不舒服。」其實他感覺是洗不乾淨了。

然而孟溪聽了心裡有點難受，好歹她有父母，雖然不在人世了，可也比孟深好，他身世成謎，一輩子都不知自己是誰，此前還經歷過被火燒的事情，性子古怪也情有可原。

孟溪道：「我給你留著吧。」

她看向他的目光透著關切，柔和得好像春風。孟深感覺呼吸停滯了片刻，隨即道：

「隨妳。」說罷便轉身走了。

孟老太太聽說孫女兒受傷，與王氏過來探望。

「祖母，大伯母，我沒事，就切傷了一點點。」孟溪剛才仔細看過，幾天就能好。孟老太太也很無奈，她自個兒都是靠大兒子一家過活的，實在不能要求他們再添負擔，忍不住歎了口氣，「要不就算了，讓阿深去賣字畫，等方慶從地裡回來，我讓他去說……阿溪，妳到底是姑娘家。」

「就是，也是相公糊塗，想出這麼個主意，學廚藝還不如讓阿溪早點嫁人。」

「不！」聽到嫁人，孟溪心裡咯噔一聲，她馬上就想到前世的事情。

那會兒她剛及笄，祖母不知她與林時遠的關係，與大伯母一起幫著挑選夫婿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她都接受不了她們選的人，還不如做個廚子呢！

如果學成了，她手裡有錢，以後可以開個飯館，自己做掌櫃，她也能讓哥哥繼續念書。

「我真的沒事，而且我現在很喜歡做菜，祖母、大伯母，難道我做得不好吃嗎？」

這倒不是，王氏咂咂嘴，今兒早上的蓑衣餅就很好吃。

孟老太太也沒法昧著良心說不好，她最近的飯量都比原先多了半碗。

「看吧，我這樣的手藝妳們不讓我去學廚藝，那不是暴殄天物？說不定孟家此後少出了一名大廚，祖宗都要著急了！」

一句話把兩個人逗笑了。

「哎呀，妳這孩子……」孟老太太搖頭，「我也是擔心妳，既然妳執意要學，我

們也沒什麼好說的，但妳一定要小心，千萬別再弄傷手了。」

「是，祖母。」孟溪保證，她現在除了喜歡上做菜，也真的不想嫁給她們選的人，那太可怕了！

等王氏兩人走後，孟溪靠在椅子上想事，想她母親以前做過的菜。

母親的菜都很樸實、很家常，沒有什麼花銷的外表，但味道調得特別好，而她想做的菜是要兩者皆顧的——既好看又好吃，那她就得在這兩方面都花功夫！

這時，門忽然被推開，孟竹回來了，嚷嚷道：「妳弄傷了啊？我就說讓妳去，妳非不去，結果呢？」

孟溪悠悠道：「我寧願弄傷。」

孟竹聽得一愣，怎麼回事啊，突然就那麼沉迷做菜。

她拉了一張椅子過來，道：「我剛才在縣衙門口守了半天那知縣才出現，妳猜他長什麼樣？我告訴妳，真跟畫裡出來似的，皮膚比我還白，眼睛又亮，個頭也高，穿了一身官服，那官服以前穿在金知縣身上，嘖嘖嘖……」

孟溪把手捂在耳朵上，她不是沒看過，她比姊姊清楚多了！

上輩子，那一日她就跟姊姊鬼鬼祟祟躲在門口，她差點睡著時，姊姊推一推她說：「看，出來了！」

一眼之後，她就魔怔了。

其實拋開那些名門世家、年少有為的光環，林曉遠不過是個沒有勇氣娶她的男人。但她不怪他，誰沒有一點缺點呢，她也有，是她把一切都想得太容易了。

孟溪閉上眼睛，「妳別說了，我今日流的血太多，我要歇息一會。」

「啊！」孟竹看她面色發白，不敢再打攪，輕輕拍拍她的手臂，「妳好好休息吧，晚上我讓娘給妳做兩個荷包蛋補補。」說罷，她帶上門走了。

孟溪輕輕舒出一口氣。

孟竹跑到雞窩裡去掏蛋，結果一個也沒摸到，她叫了起來，「娘，蛋呢？」

家裡十幾隻雞，每天都有七八個蛋，雖然天熱，這雞也不太行了，三四個還是有的。

王氏跑出來道：「叫什麼？蛋給我拿去賣錢了，正好湊齊二十個。」

孟竹：「……就這麼缺錢？」從孩子裡的嘴巴裡扣，像話嗎？

王氏翻了個白眼，「還不是妳哥那聘禮錢嗎？鄭家死咬著不鬆口，非得要這些能怎麼辦？妳能耐，妳給我去弄啊，還天天吃雞蛋，等妳哥把媳婦討回來再說！」孟竹無語，半晌道：「要是阿溪能嫁給林知縣就好了。」

這樣她哥有個知縣妹夫，鄭家還不巴巴地把女兒送過來？可惜孟溪竟都不願去看一下，不然她往那林知縣跟前一站，什麼張蓉蓉都得滾一邊。

王氏好笑道：「作什麼夢呢，嫁個地主還能想想，知縣那是什麼？那是官！走，跟我撿菜去。」

孟竹懨懨地跟在後面走了。

到了晚上，最近一直吃孟溪燒的菜，今日沒有她掌勺，王氏端了幾個菜上來，眾

人吃了幾口都默默放下筷子。

王氏有一種極大的挫敗感，「……要不倒了？」

孟老太太聽了忙道：「瞎說，天熱胃口不好。」說著又招呼別人，「趕緊吃！」糧食多矜貴，還能倒了呢？再不好吃也得嚥下去。

孟方慶不能太打擊妻子，連忙夾了幾口，心裡想，他的眼光就是好，瞧瞧侄女兒才練習沒多久，廚藝就突飛猛進，這還是她自個兒搗鼓的，若是有名廚教導不知會如何呢！

而孟竹悄聲問孟溪，「阿溪，妳這傷多久能好啊？」

旁邊的孟奇與孟深也看了過來。

孟溪笑了。

第三章 試賣糕點

小姑娘年輕，傷口恢復得快，隔了三日孟溪的手傷便已經結痂，而此時距離梁達收徒弟的日子也沒剩幾日了。

最近孟溪在嘗試做糕點。

孟竹在旁邊看著，只覺東西複雜得很，又是白糯米又是粳米，還放什麼茯苓、砂仁……她都看得糊塗了，便問孟溪，「這是什麼樣啊，我們家沒有人做過吧？」

「五香糕。」孟溪往裡面又放了糖，然後將這些東西混勻，「在大羅藥鋪旁邊有個糕點攤子賣的，我記得三文錢一個，平常可吃不到，還是過年出來玩，祖母買給我們吃的。」

啊！孟竹想起來了，一拍桌子道：「我娘也在，心疼的臉都歪了。」

聞言，孟溪只嘆噓一聲。

「可妳怎麼會做？」妹妹也太厲害了，只要看過、吃過的都能做出來。

「我只是試試，成不成還不知。我記得裡面有茯苓、芡實乾，當時祖母還說有股藥味。」

孟竹一聽更感興趣了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著看。

只見孟溪很快就把這些粉末揉成了一團，然後又細細的切成塊，還未上籠的糕色澤油潤微黃，好像上好的羊脂玉……

她曾在一家玉鋪見過，貴的要死，而妹妹做的糕就像這種美玉。

過了一盞茶功夫，蒸籠裡便有香味飄出來，果真夾著淡淡的藥味。

光這麼聞著，孟竹已經很想吃了。

孟溪又等了會兒才打開蒸籠，顏色稍有變化，但很細微，形狀膨脹了些，上頭有些裂紋，香氣就從這些裂紋中冒出來，不停的往人鼻子裡鑽。

孟竹迫不及待拿了一塊吃，只覺得十分綿軟，但又有粳米的韌性夾雜其中，甜度剛好，完全不膩，最奇怪的是，明明鼻尖能聞到藥香味，吃到嘴裡卻一點都感覺不到。

「真好吃啊！」孟竹含糊不清地道：「比祖母買的五香糕好吃多了！」

「是嗎？」孟溪自己也吃了一塊，半晌才微微點頭。

孟竹連吃了幾塊之後，突然道：「剛才妳說這種糕賣三文錢一個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三文錢啊！」孟竹跳了起來，看著蒸籠裡還有幾十個，「阿溪，我們拿去賣吧。」孟溪一愣。

「妳是不知道呢，我娘都在偷偷賣雞蛋，雞蛋才幾個錢？二十個也才十文吧，但是妳這種糕一個就三文了。阿溪，這得抵多少雞蛋啊？」孟竹很為家裡的情況擔憂，「我現在就拿出去賣，明兒也不至於掏不出雞蛋。」

孟溪歪頭想一想，「妳說的也是，我最近用了家裡許多麵、許多米，拿去賣至少可以換點錢回來。」

「可不是？」孟竹道：「我去拿竹籃，反正從我們家出去，走個巷子就到街面了。」

「好。」孟溪被她說得也有點雀躍，如果賣得掉，那她的信心就更足了。

孟竹立刻去拿籃子。

兩個人把五香糕放在籃子裡，手挽手打算出門，卻在院子裡遇到孟深。

「去何處？」孟深聞到了糕點的香味，目光飄了過來。

「去掙錢。」孟竹揚手道：「新鮮出爐的五香糕，三文錢一個。」

孟深驚訝，孟溪竟然要去賣糕！

他打量小姑娘一眼，只見她穿著淺藍色的裙衫，烏黑的頭髮全都束了上去，露出一對小巧的耳朵，上面什麼耳飾都沒有，簡單，卻使得她的五官更為顯眼。

他略微皺了下眉，「不如等大哥回來，讓他去賣。」

哼，又欺負哥哥！

孟竹道：「哥哥很忙，我們閒著為什麼不去？又不遠，來回半個時辰怕就賣完了，阿溪做得可好吃呢！」說罷拉著孟溪就走。

孟深躊躇片刻，還是跟了上去，一直到街面上，他都不知自己為何這樣，他堂堂侯爺竟然要跟她們一起去賣糕！

申時末，已近傍晚。

要說大魏風氣開放，算不上，但諸多規矩只為大家閨秀而設，多數百姓吃飽飯都難，家中女子自不會大門不出二門不邁，故而拋頭露面的屢見不鮮，只不過長得那麼好看的小姑娘就很少見了。

孟竹道：「也許都不用吆喝，有妳在，肯定賣得出去。」

這話說的……孟溪斜睨她一眼，「妳別把我的臉想得那麼好使，快吆喝吧，姊姊，妳嗓門大。」

孟竹瞅了瞅孟深，哼道：「他是男的，他嗓門更大！」

她心想這人太不像話了，明明也到街上了卻站得那麼遠，好像跟她們不是一夥的，既然如此嫌棄為何還來？這要是她親哥哥，非得上去捶他不可！

孟溪卻是莞爾，因她知道孟深什麼性子，要不是出於關心絕不會跟來，只是與前世一樣，他藏得很深，平時讓她討厭極了。

「別管他。」孟溪道：「妳快喊。」

唉，為了吃雞蛋也不能這麼乾站著，孟竹清一清嗓子，大聲道：「又香又甜的五

香糕，熱呼呼、剛剛出爐，不只好吃，還能補身體！姑娘越吃越好看，男兒越吃越強壯，都來看看啊！」

沒想到孟竹那麼會叫賣，她怎麼編得出這種話的？

孟溪笑得肩頭聳動，孟深卻站得更遠，恨不得馬上歸家。

不像孟溪的聲音細細甜甜，孟竹叫得又脆又響，很快就把幾個路過的婆子給吸引。其中一個還認出她們了，「這不是阿溪、阿竹嗎？妳們怎麼會來賣東西？這是妳們自個兒做的？」

孟竹發現是住得不遠的柳家嬸子，忙熱情的介紹，「阿溪做的五香糕，很好吃的，裡面有各種藥材，吃了延年益壽！柳大娘，您買一個嘗嘗唄。」

「怎麼賣？」

「三文錢。」

柳大娘的臉色頓變，連著哎喲了兩聲，「三文錢，這得買多少東西啊，我可買不起！」甩手就走，旁邊幾個婆子聽到價格也跑得飛快。

「是不是賣得貴了？」孟溪琢磨，「我們那會也是過年才吃上的，要不兩文錢一個？」

「不行！一個少一文錢，十個就是十文錢，二十個雞蛋！」孟竹堅決不肯，「阿溪，妳做得比別人好，憑什麼要降價？我們就賣三文錢，不信賣不掉。」

然而，問得人多，買的人幾乎沒有。

孟深轉過身看姊妹倆一眼，負手過來，道：「換個地。」

看他離她們一尺遠，孟竹惱火道：「二哥，就應該你來叫賣，你聲音比我大多了！」聲音大就能賣錢？腦子能好使點嗎？孟深仍保持距離，道：「去惠陽街。」

惠陽街？

孟溪懂了，此地並非鹽鎮最熱鬧的一條街，不像惠陽街，聚集了像仙游樓、摘星樓、長春軒等或高雅、或奢華、或有趣之場所，來去之人甚多，多數都手頭闊綽，三文錢的糕點於他們來說極為尋常。

「走。」想明白後，孟溪提起籃子就去往惠陽街，孟竹忙跟上。

不過半盞茶功夫的距離，結果卻完全不同。

街上人潮如織，兩個小姑娘一個生得妍麗、一個生得可愛，加上又會吆喝，五香糕很快就賣出去一大半。

有個小公子吃完了也沒走，「我可是將附近的點心鋪都嘗遍了，第一次吃到這種滋味……妳們明兒還來賣嗎？可還會做別的？」

要說第一次客人吃是出於好奇，第二次那就是真的喜歡了，回頭客才能保證生意興旺。

不等孟溪回答，孟竹搶著道：「當然有別的糕點，你明兒再過來。」

小公子笑嘻嘻的答應。

等他走了，孟溪瞥了孟竹一眼，「明兒再來？」

沒有問過她就答應了，孟竹挽住她的胳膊表達歉意，「妳沒空，那就我來，如何？妳做什麼我賣什麼！」她掂著手裡的銅錢，樂開了花，「這樣不只有雞蛋吃，我

哥哥的聘禮錢指不定都能湊齊。」

聘禮……

前世大哥見大伯太過辛苦，自個兒想法子去掙錢，結果不小心將條腿給摔折了，躺在床上幾個月不能下地，家裡還得給他治傷，將錢花得七七八八，哪還有餘錢。鄭家見狀自然不肯了，幸好鄭秀梅對大哥尚有情誼，在家裡一哭二鬧三上吊，鄭家沒辦法，不得已才同意了這門婚事。

想到這，孟溪心道：如果她能替大哥分擔一些，也許就能避免這些波折。

正思忖間，耳邊聽到孟竹的聲音，「阿溪，妳快看！」

她下意識抬頭，竟發現不遠處站著林時遠，他正與一位年輕公子在說話。

夕陽西下，他身上染了層橘紅色的光，他站在光暈中，只覺得周遭的一切都變得黯淡。

「怎麼樣，阿溪，我說俊吧！」孟竹眼睛都看直了。

孟溪垂下眼瞼，「嗯。」

只當她是害羞，孟竹心頭一喜，她就覺得這兩人甚為相配，放眼整個鹽鎮，誰能比得上阿溪的姿容？

想過之後，她叫得更大聲了，「五香糕，又好吃又補身體的五香糕，世上絕無僅有的五香糕，獨此一家，誰不買誰後悔！」

聲音穿透人群，與林時遠在一起的公子名叫顧域，聞言轉過頭來，一眼就看到了孟竹。

小姑娘眼睛大大的好像杏子，眉毛斜飛入鬢，鼻子翹而挺，嘴唇極為豐潤，有種京都女子沒有的潑辣與野性。

他眸色一動，與林時遠道：「表弟，這五香糕你可吃過？」

「什麼？」林時遠露出疑惑之色。

顧域道：「那姑娘叫那麼大聲，你沒聽見？走，過去看看。」

眼見那兩人越走越近，孟竹很是激動，拉扯著孟溪道：「阿溪，知縣大人要來買我們的五香糕了！」

相見不如不見，奈何就在一個鎮上，躲得過今日躲不過明日，孟溪輕輕吁出一口氣，心想不如大方些，介紹道：「這是五香糕，內有茯苓、芡實乾，兩位公子可想嘗嘗？」

黛眉雪膚，眸似秋水，林時遠對上她的目光，微微一怔，臉頰莫名其妙地紅了。表弟就是單純，不過遇到個漂亮女子就這番神態。顧域乃個中老手，看著孟竹道：

「這五香糕當真好吃？不好吃可是不要錢？」

不似林時遠的俊俏正直，顧域生得劍眉星目，身上卻有股輕浮氣，孟竹瞅他一眼，挑眉道：「若是好吃，你卻稱不好吃，那豈不是白白吃了去？我們如何判斷？」伶牙俐齒，有趣！顧域一指五香糕，問道：「幾文錢一個？」

「三文錢。」

「賣得挺貴……」顧域瞄一眼孟溪，「可是妳做的？」

這男子目光在她們兩人身上流連，看著就不像好人，孟竹直皺眉，心道：林知縣

為何會有這樣的朋友？

她不看顧域了，只看林時遠，行一禮道：「知縣大人，你想買嗎？你買的話，兩文錢一個。」

「怎麼他買就比較便宜呢？」顧域不服氣了。

孟竹聽了卻不吭聲。

表哥就是有這個毛病，喜歡調戲姑娘。林時遠忙道：「還是三文錢一個吧，給我拿六個。」

孟竹喜笑顏開，推了推孟溪，「阿溪，快給知縣大人拿。」

顧域又問她們，「妳們明兒還來賣嗎？」

「知縣大人若是愛吃，明兒我們定然會來。」孟竹朝林時遠眨眼睛。

孟溪皺眉，「姊姊……」

這份諂媚的意味過於明顯，顧域心道這小丫頭恐怕不知他是誰，林家雖然是名門望族，但他顧家也不比林家差，他父親可是侯爺，下回他得讓這小丫頭知道厲害。孟溪將五香糕放入油紙，遞給林時遠，「有些涼了，如果重新蒸一下會更好吃。」小姑娘的聲音柔和而平靜，好似春風拂過，林時遠嗯了一聲，「多謝提醒。」便伸手接過，帶著顧域走了。

顧域沒那麼講究，在路上立刻就取了一塊放入口中，然後驚訝的跟林時遠道：「沒想到還真不錯。」

林時遠道：「難道你之前以為難吃？」

「呵，看她們的衣服便知是窮苦人家，能做出什麼好東西，倒是……」顧域挑眉一笑，「出乎我意料，而且長得也挺……」

林時遠一聽，沉下臉，打斷他的話，「你別在我這裡弄出事來！」

「放心。」顧域心想，他想要誰還不容易，不過是花些錢罷了，要麼就是納為妾，太簡單！

看著林時遠兩人漸漸走遠，孟竹的目光收回來，低聲問：「妳覺得知縣大人如何？」

「挺好，瞧著是個公允的人，想來我們鹽鎮百姓有福了。」實話實說，他是個好知縣，公正嚴明。

孟竹聽了差點沒被氣死，不應該啊，瞧見這樣的人，阿溪不應該不動心！

眼見五香糕也快賣完了，孟竹跑去孟深那邊，問：「二哥，你剛才也看見了吧？」

「看見什麼？」

孟深心想，林時遠嗎？他確實看見了，孟溪親手把五香糕包好了遞給林時遠，動作十分的溫柔……恐怕她心裡已經在想著怎麼勾搭林時遠了吧？

孟竹想到他剛才的所作所為就來了火氣，斥責道：「二哥，你到底跟過來做什麼？既不幫我們吆喝，也不幫我們賣五香糕，甚至連知縣過來你也沒看見，你說你，你還不如不來。」

怎麼說話的？要不是他建議來惠陽街，她們還傻站著賣不出去呢！

孟深瞧一眼提著籃子的孟溪，只是沒想到還是讓她遇到林時遠了……不過都在鹽

鎮，要遇見始終會遇見，孟溪只能自求多福，他是不會再管她死活的。

回去後，已經天黑。

王氏站在門口叫道：「阿竹，妳去哪裡了？妳祖母還等著吃飯呢，人影兒都不見，差點讓我找到街上去！」剛才屋裡屋外找了一遍，她差點急壞了，可王氏不是孟溪的娘，不好說她，便盯著自己的女兒罵。

孟竹一點也不生氣，跑到屋裡，把荷包裡的銅錢一股腦倒在桌上，「瞧瞧，我與阿溪賺的！」

滿滿一大把，不，幾大把。王氏的眼睛都瞪圓了，「妳們賺來的，怎麼賺的？」去之前不知能否掙到錢，所以沒跟長輩們說，孟溪此刻道：「今兒做了五香糕，說去試試……」

「結果賣掉了？」王氏大喜，揚聲叫道：「孩子她爹，快來，阿溪做的糕賣到錢了！」

聲音響亮得將所有人都叫了出來。

孟方慶看著桌上的銅錢，心道他累死累活的，一年也就幾兩銀子，她們出去會兒能掙這麼多？眼睛都看直了。

他撿著幾個銅錢看了看，「妳們賣了什麼東西？真有人買？」

「當然，三文錢一個賣得精光！」孟竹得意極了，「有客人說明兒再來買呢，剛才我數過了，一共一百一十四文。這還是做得少，要是做多一點，最少也得三百文。」

乖乖，一晚上就三百文，三晚上就快一兩銀子，王氏感覺自己都快不能呼吸，喘了下氣道：「阿溪啊，明兒趕緊再做一點，妳要什麼東西？麵粉、米還糖，我們都給妳買！」

「對對對！」孟方慶也連連點頭。

這一家子都掉在錢眼裡去了！孟深神色淡淡地看著，忽然道：「賺來的錢怎麼算？」

他一出聲就好像一盆冷水澆了下來，孟方慶夫婦的神色頓時變得極為尷尬。

王氏飛快地看了孟太太一眼，希望她幫著說話。

孟太太起先也高興，顯然也沒想到孟深會插嘴……

這要她怎麼說？大兒子之前不想供孟深念書，讓二孫女兒去學廚藝，而今二孫女兒能賺錢了，是否要幫襯她大伯，這、這也輪不到她來決定吧？

孟太太翕動著嘴唇，半晌擠不出一個字。

王氏急壞了，朝孟竹、孟奇使眼色，可惜孟奇是個老實人，沒這臉皮；孟竹呢……她也有點不好意思。

當然，她最後是會開口的，只是得想個說辭。

屋裡有種古怪的靜謐，每個人心思都不同。

見狀，孟溪把籃子放在桌上，道：「我做，姊姊賣，便一人一半吧。」她也不會

分出太多，還得請夫子呢。

一聽這話，王氏簡直喜出望外，她上去握住孟溪的手，「阿溪，說好了，就分一半，備料東西都我們來買！」

孟方慶鬆了一口氣，看向窗外時，感覺月亮比太陽還亮，前途一片光明。

「阿溪。」孟奇卻覺得過意不去，「我看要不……」

然而孟竹卻從旁一把拽住他，「哥哥，我看籃子遠遠不夠，明日你去隔壁借輛車，我力氣小，你與我一起去，車非你推不可，以後指不定還要開鋪子，光是阿溪與我怎麼行呢？」

孟溪聽了也是一笑，「勞煩大哥了。」

孟奇愣愣應了聲。

事情算是說清楚了，王氏兩隻手在衣服上抹了抹，討好道：「阿溪，妳累了，晚飯就我燒吧，他們吃不慣也得吃，妳快去歇息會。」

「謝謝大伯母。」孟溪確實有些累，她揉了揉肩膀，轉身出了堂屋。

走出去的時候，聽到孟深在後面道：「一人一半，妳是傻子嗎？」買些米麵能花幾個錢？就算是叫賣，雇個人也行，關鍵是廚藝，依他看，孟溪怎麼也得分七成。聽到這話，孟溪回過頭，只見站在遠處的義兄穿著半舊的直裰，身上卻無一絲的寒酸氣，令她想到那日的幻覺……華貴的錦袍確實與他相稱多了，如果他不帶她去京都就醫，也許哪日真的會考上貢士，前程似錦呢。

片刻，她回過神，微微一笑道：「哥哥，如果生意真的好，就算分出一半也夠請夫子的。」

「誰說……」孟深的聲音戛然而止。她是說過要供他念書的，他留在這裡，不就是為了讓孟溪還欠他的債嗎？他為什麼要管這些？

他的唇抿住了，眸中有股寒意，看起來似乎很有威懾力，可孟溪卻不怕，「哥哥，我知道你是……」

「妳知道什麼？」孟深打斷她，她什麼都不知道！接著拂袖而去。

孟溪看著他的背影，嘴角翹起來，分明是怕她吃虧嘛……算了，不拆穿他。